



甘子日报
GANZI RIBAO

康巴周末

康巴人文

2026年7月10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：南泽仁 校对：傲昂嘉措
版式设计：边强

6

人类未来的理想家园
和谐幸福的生活家园
天人合一的生存家园
净化心灵的生命家园

五色海

【第1199期】



在甘孜

安家和沙发

王小瓜

校长很细心，不仅列出了置备物品的清单，还特意叫了财务室同事陪同我们上街采购。我们要置办沙发和锅碗瓢盆。锅碗瓢盆，想来是理所应当的，但沙发让我意外。在我看来，沙发并非居家的必需。有它无它，并不紧要。且对我来说，坐沙发与坐凳子，区别不大。从小到大，我几乎都坐凳子。尽管在我读初中时，奶奶为家里购买了沙发，但我坐在上面的时间稀少。不过，如今校长首先要我们置办的竟然是沙发，想来，在他的认知里，那是极为重要的。

和我一起分去的同事，也是大学的校友，好像对校长这样安排很满意。毕竟，那时沙发是一个大件。如果自行购买，要花不少钱。这对初工作的我们，是个负担。学校补贴，能让我们比较轻松地得到一个值钱的物件，这是值得的。同事极认真地在沙发作坊里，挑选着木材、皮子。沙发在县上定制，非从外地运入。想来，如果从成都运进，长途颠簸，难免损坏。

大概半个多月后，沙发作坊通知可以取了。财务室同事叫了几个男同学，一同去帮助抬沙发。沉重的沙发，是我和同事两人无法抬回去的。那时，县上没有搬家公司，只有自己去取。那天，风沙很大。甘孜县，秋季、冬季、春季，都会刮大风。有时，猛烈的风似乎要将房子拔起。风夹着沙粒，打在脸上，很疼。财务室同事是当地人，女的。她有经验，头上包着围巾。而我毫无准备，只能硬生生地承受。当脸被风沙打疼时，我第一次感到高原的严酷。这样的风沙，是我的老家泸定，还有成都，都不会有的。

从街上到学校，路程不短。那天，我记得走了些时候。幸好，几个学生都身强力健。他们一路抬着沙发，被风沙吹打着，回到学校，脸上都灰扑扑的，头发也乱蓬蓬的。但他们的神色里没有抱怨，帮我和同事将沙发摆好后，就离开了。他们走后，我用抹布将沙发擦了。有了沙发，寝室最大的变化，就是空间变窄了。对此，我没有觉得好或不好。不过，我看到和我一道搬回沙发的同事，脸上却是极高兴的。想来，也是应该高兴的。毕竟，躺在沙发上，是舒服的。

置办沙发，原本对我来说，是可有可无的事。没想到，当天下午，县上几个学校不少老师都知道了。下午放学后，就有我到县上后认识的老乡，到寝室来参观。他们眼里的羡慕，无法掩盖。因为，并不是所有的单位，都这样给新同事置办居家物件。

安居后，我陆续看望了同年分去的同学，还有新认识的朋友，他们的寝室里都没有单位帮助添置的家具。且大多都只有两间房：一间卧室，一间厨房。至于卫生间，是没有的。师范校的房子，也只有一幢有卫生间。画家丘原在那里时，无论行政机构还是卫生院、村小，都是由一溜青灰瓦顶下木结构的平房组成。平房集办公住宿于一体，四周是厚厚的暖色调土墙围成的院子。我去时，青瓦的平房还在，但不多，几乎都用于职工住宿。至于办公楼，都是楼房了。楼房外，有的用铁焊了镂空的花式围栏。楼房、平房、土墙、铁围栏，交错并存。新与半旧，构成了县城。这样的县城，总难给我和谐之感，总觉得，它与那里的天地是不匹配的。而甘孜老街和城外的民房，才是那片天地该有的模样。

当我离开那里后，有时在梦里，会再次回到甘孜。不过，梦里的县城，没有铁围栏，只有长长的土墙。

和我一样，丘原对甘孜县的土墙，深深眷恋。他在甘孜时，不仅各单位都由土墙围成，且土墙围成的院内还有水井、石砌的花台、草坪和白杨树。那时，每个院里几乎都有几株虞美人，夏季如火焰般沉沉地燃烧，加上绚烂的太阳花，舒缓倦怠的气氛散落在空气中。第一次走进院子的他，被那气氛迷住，仿佛回到了他童年居住的地方。尤其，当走进分配给他的房间，丘原能感到住房似乎与他有着某种深切的缘分。那房间里，关上门，里屋有盘旋的楼梯可以上到二楼，也是内外两室。相对于明亮的窗外，屋内红灰色的地板和楼梯扶手被幽暗的光线笼罩着，每个角落都有提供冥想的细节。在这样的房间里，丘原的心又回到遥远的过去，又似乎接近了某种永恒。

而我在分配给我的房间里，却无法回到过去。巨大的沙发，提示着物质的丰裕，提示着生活的舒适。当我回想往事时，我才明白，那时，物质舒适与精神追求的选择，已是当地人和外来人所共同面对的。过去，人们无法选择，而那时有了选择的机会。

院子。天蓝得像洗过一样，云在卷舒，她从怀里拿出几颗水果糖，糖纸在阳光下泛着微光，她指尖的茧子蹭过我掌心：“去分给弟弟妹妹们吃。”

然而，崩科的二楼，从未出现过爷爷的身影。所有关于他的一切，都是听来的，从阿婆讲到一半的停顿里，从爸爸说“他是个值得钦佩的人”的简短评价里。记事起，我们学校组织去扫墓，在默哀结束后，我都会直奔爷爷和他弟弟的墓碑，学着大人的模样擦拭碑文、清扫杂物，告诉爷爷我是谁，这次期末又考了多少分。

直到去年，因为工作，我接触到了烈士名录。我想要找到爷爷和他的弟弟，他们的名字和事迹。负责人也帮我翻找，找石渠县的，找以前邓科县的，怕遗漏又翻德格县的名册。册子很旧，纸页泛黄，翻起来有干燥的沙声。我从头到尾一页页翻查，指腹划过几遍，可始终没有找到那个阿婆念了半生的名字。

我打电话问妈妈、问舅舅、问姨妈。

他们的反应，出奇地平静。

“我们从来没有去申报过，也从来没有去了解过。”

“从来没有想过去寻找。”

我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阿婆用她的一生回答了一个我后来才读懂的问题：英雄与我们而言，在心里，在每个傍晚坐到走廊一头，等我们回家的牵挂里。她活着的时候，爷爷就在；她走了，爷爷仍在那些没说完的话里。那可能不是全部的历史，但那是爱所能抵达的全部真实。有些名字刻在石碑上，有些名字刻在岁月里。

深冬，我们陪着她回家的垭口覆满了大雪，大到分不清哪里是路，哪里是草甸。那些夜晚，我们都围着她，轻声喊她，疾病没有再折磨她，令她安宁温暖。姨妈说：善良的人，连命运也对她格外温柔。窗台上飞落的小鸟叽叽喳喳叫着，仿佛在提醒阿婆，该给它们喂食了。

那天的凌晨五点，姨妈一再要求我和姐姐去休息，她说：“日子还长，有的是时间陪伴阿婆，不必每个人都这么熬夜。”我们没有再坚持，做好了长久守候的准备，我在她额上轻轻地吻了吻，像她小时候摸我的头那样摸了摸她的头，她的身子微微颤了颤，当是向我回应。

“姐——”我在轻声又急促的声音中醒来。

小妹在我的耳边说：“姐，阿婆走了。”听说，她在最后的时刻，声声唤着舅舅的名字，追问她去了哪里。舅舅在旁拉着她的手，又俯身抱着她，告诉她：“我就在这儿，哪儿也没去，哪儿也不去。”就这样，她在地最信任、最依赖的人身旁安详地闭上了眼。

阿婆走后的每个夏天，我们都会去转山，就是她小时候带我们去转的那个雪山。天还是那么蓝，风还是那么慢，山径蜿蜒，野花照旧开在她常驻足的地方，仿佛她坐在丛中对我们微笑。

康巴乡情

崩科二楼的风

龚雪梅

从我有记忆起，她总坐在崩科二楼走廊的一头，阳光从廊檐漏进来，在她的藏袍上投下细碎的光斑。等我们放学回来，她会声声唤：“阿咪，放学回来了啊！”我们在她周围嬉戏、读书、写字，她布满老茧的手轻轻抚过我们的头顶，像春风拂过初生的叶芽。

关于出身，她只有一句：“我的脚比脸先认识世界。”关于爷爷，在我的记忆里，他只是烈士陵园一块沉默的墓碑，旁边躺着他的弟弟。阿婆说：“他在一场战役中一趟一趟背回了很多战士。血浸染了他的背，厚厚的藏袍被染成暗褐色。”说到这里她总会停顿一下，仰头看着天，像是在重新丈量那段路有多远。她的停顿里装着她没有说完的话，藏着她的另一种人生。

我知道了在阿婆的故事里，他是“小头人”家的孩子，有一双握笔也握枪的手。最后，他的生命定格在了岗位上。阿婆用那句没有说完的话，把所有沉重的历史都盖了过去。

她并不把信仰挂在嘴边，但在电视里看到升国旗时，会忽然静下来，默默地看着国旗迎风舒展，眼里闪烁着温热的泪光。我常常爱追问她，妈妈小时候的模样，她总是笑着说：“早上让她读墙上的标语，她只认识‘毛主席’三个字。在爷爷被批斗的时候，她戴着红领巾站在台下，我挤过人群把她拽回了家。”对于那些动荡年代经历的一切，她只是轻轻吹一吹酥油茶上的浮油，茶水映出她眼角的细纹，抬头看看墙上挂着的毛主席像，油灯摇曳中，一束光芒悄然交融。

她不会讲那些年代关于饥饿、穷苦的故事，只说解放后的日子。她说，在破旧平房和姐姐一起守夜，作为妇女代表辗转数百公里到康定开会，同南下干部一起工作……她的记忆遥远得像经历了几个世纪，但她慈祥的双眸却始终映着高原澄澈的光，仿佛从未被风沙侵蚀。

七月的成都，闷得人喘不过气。

凌晨三点，她用很轻的声音唤我：“阿咪，睡得背疼，推我出去喘口气。”我轻轻地抱起她，她瘦小的身体轻得没有重量，像一捆被风干的青稞秆，我托着她后背的手，能清晰地触到脊柱凸起的轮廓。小妹扶着轮椅，我们缓缓穿过走廊，来到电梯边的大窗户，刚好一阵风吹过来，把所有的烦闷都吹走了。她一遍一遍地叫我和小妹找个凳子，怕我们站久了累，又一遍一遍摸着我们手说：“你们看城市的灯光，多像草原上初升的星星，闪闪烁烁却不从熄灭。”她望着窗外流光溢彩的楼宇，目光温柔而坚定，仿佛穿透了玻璃，落向更远的山峦与原野。她坐在轮椅上，衣角在风里微微飘动，我和小妹站在她的身侧，我们三个没有再说一句话，感受着微风，看着霓虹。那一刻，时间在拉长、凝滞。

成都的夏，湿热且黏稠。在陪她就医的日子里，我带她去了我刚装修好的新房，她看得很仔细，每个房间都转了一圈，轻声说：“买盆花吧，放在窗台，日子才有生机。”我站在她身后，看见她的手指总在不经意间摩挲着，像在摩挲日子。

我说：“阿婆，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吧？”她没有回话，我握住她的手请求，她最后点了点头。

半夜，小妹叫醒我：“姐，阿婆说她要回去，这里她睡不习惯。”我去挽留她，她还是执意要走，我只好送她回到了看病暂住的房子里。我知道，她不想把自己的落幕，放进我的启程里。

之后，她的病情每况愈下，我们陪着她辗转了好几家大医院，都不愿收治弥留之际的她。最后，抱着试试的心态，我找到了金牛区的帮扶挂干部，他听完我的来意，没有多问，帮我们联系了金牛区人民医院。那张来自帮扶医院的入院单，轻轻铺就了一位高原老人从容回家的路。轮椅上的她，轻得像一片秋叶。

她忽地抬起头，说：“回去吧。”回到病房安顿好她，我的思绪却回到了崩科二楼的走廊，她还是静静地坐在那里，手里捻着串珠，轻声唤我们：“阿咪，放学了。”院子的苹果树花开得繁茂，清香飘满了整个

